

● 外国文学

# 麦克白悲剧性发微\*

莫运平<sup>1</sup>, 李经山<sup>2</sup>

(1. 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中文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2.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经济贸易系, 湖南 长沙 410124)

[作者简介] 莫运平(1971-), 男, 湖南江永人, 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博士生, 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李经山(1967-), 男, 湖南慈利人,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经济贸易系讲师, 主要从事市场经济研究。

[摘要] 研究麦克白悲剧的悲剧性时, 应采取舍勒的价值现象学的方法, 如此才可避免将麦克白的悲剧归罪于环境的影响或麦克白自由意志的选择。麦克白悲剧性的必然性在于他以“当前”试探“将来”, 其“当前”与“将来”皆非源自其源始的“曾在”。在麦克白悲剧中遭到毁灭的价值是上帝所应许的“爱”、人对上帝所应有的“信”及懊悔所潜在的令人获救的功能。

[关键词] 麦克白; 悲剧性; 必然性; 价值

[中图分类号] I561.0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2-0242-05

—

按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 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并不是理想的主人公, 在他身上追究不出比普通入更好的道德品质。但是, 麦克白的悲剧同样凸显了悲剧性现象所具有的价值, 因此, 麦克白悲剧一直引发着研究者的极大兴趣。综观理论界对麦克白悲剧的解析, 有两种理论尤为突出: 一是自然主义或决定论的主张, 将麦克白的悲剧视为是“受环境决定”, 是周围所处的关系影响的结果。英国的 W·哈兹里特就说: “麦克白之成为暴君不过是受环境的影响”<sup>[1]</sup> (第 61 页); 二是将麦克白的悲剧置于基督教文化背景, 视麦克白悲剧是误用了上帝所赐予的“自由意志”所致。按基督教的说法, 人天生赋有意志自由, 自由的误用必使人走向毁灭, 这是上帝的法则, 无人可以更改。因此, 麦克白的悲剧呈示了“自由意志与死亡之关联”<sup>[2]</sup> (第 174-176 页)。

上述两种观点虽从不同立场得来, 但都反映了同样的“归罪”心理, 即都想把麦克白的悲剧归罪于某一因素: 环境的或人为的。本文认为, 他们所造成的结果是让麦克白的悲剧性几无立锥之地。自然主义或决定论的观点将麦克白的悲剧视为是环境所造成, 其实质是消解了麦克白悲剧的必然性。依决定论的观点推论, 假若我们用具备较好的道德的女巫和具备较好道德的麦克白夫人来取代在剧中麦克白周围的人, 或者是让麦克白置身于另一种环境中, 麦克白就不会谋杀别人, 就会得享天寿, 荣耀终生。如此, 对麦克白悲剧性的印象马上就会化为乌有。而将麦克白的悲剧视为是自由意志与神圣自由冲突的论点, 比自然主义或决定论的解释显然更深刻、更能令人信服。但这观点会导致将悲剧原因归咎于“神圣自由”, 从而取消人的自由意志与神圣自由应有的张力。我国的刘光耀提出: “莎士比亚悲剧惟一主题即: 人的自由与上帝的必然的冲突, 此乃悲剧之成因; 而人的自由必与神(上帝)的必然相冲突, 则应为悲

\* 收稿日期: 2002-10-10

剧性之所在。”<sup>[2]</sup> (第170页)神圣必然即神圣自由,“是神圣者要遏制、救赎世人之罪的意志”<sup>[2]</sup> (第178页)。但是,新约的神圣者(上帝)从来没有与人类有过冲突,即使在人类将他的独生子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如果人因自由意志选择了恶,而只能导致悲剧性的毁灭,人之获赎之路何在呢?上帝岂不成了直接惩罚人类的暴君?而且,上帝是否有“遏制、救赎世人之罪的意志”并不是人类可以猜度的。

对麦克白悲剧的解读必须克服上述所提的“归罪”心理,揭示出内在于麦克白生存本身的悲剧的必然性。麦克白的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就必须是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的,它与其它悲剧性现象一样,应不以“外来事件为基础,而是存在于经历悲剧性命运的人、物等持久的本性之中”<sup>[3]</sup> (第263页)。麦克白的悲剧只有在无论他周围的人如何善良都会发生时,才称得上是悲剧性的。

## 二

将麦克白的悲剧性视为是一种生存现象而非是审美现象,对麦克白悲剧的解析才有稳固的根基,因为悲剧性并非对世界及世间万物进行“说明”的结果,而就是生存现象。所以应“避免将作为现象的悲剧性本身和各种对悲剧性的形而上学的、宗教的及其他思辨的说明等量齐观”<sup>[3]</sup> (第253页)。而且悲剧性的必然性就在于“即使有无数唯独人才可能作出的‘自由’行动介入,依然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sup>[3]</sup> (第264页)。对麦克白悲剧性现象的把握,需要现象学还原的审视法,才能揭示其必然性来。

麦克白的悲剧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是一个逐渐展开的过程。如果将麦克白的生存时间区分为曾在、当前及将来的话,我们发现,麦克白生存中的“当前”总是妄图摆脱“曾在”,而受到“将来”毫无理由的突入。在剧中,三女巫的两次预言对情节的展开有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她们的预言内容则成为麦克白无法阻挡的“将来”突入到他的“当前”的生存中。三女巫第一次预言是麦克白将成为考多领主和国王,及预言班珂是以后国王的祖先;第二次预言有三个内容:非女人生的人不能伤害麦克白;除非蓓奈姆大树林移到屯西嫩高岗,否则麦克白不会失败;班珂是以后国王的祖先。在剧中,当考多领主的预言成为现实的时候,麦克白对女巫的预言便深信无疑,敞开心胸让女巫预言之“将来”来决定“当前”。他生存之“当前”并非源于“曾在”而是来自“将来”。考多领主是他作战勇敢、平定叛乱所应得的奖赏,这无须女巫预言也是自然性的事实。但是成为国王这一非自然性的事实却先行决定了麦克白的谋杀行为。一听女巫预言,他内心就产生了谋杀的幻想。这在生存论上似乎很合乎海德格尔的时间观:“此在本真地从将来是所曾在……只有当此在是将来的,它才本真地是曾在。曾在以某种方式源自将来。”<sup>[4]</sup> (第371页)但是,麦克白只让“将来”决定“当前”,而没有让“当前”承担“曾在”。在剧中,麦克白源始的“曾在”是战功卓著的将领,但这一“曾在”并没有发挥作用。可以说,麦克白生命的时间之流从三女巫第一次预言始,就被硬生生地切断了。海德格尔说:“只有当此在如我所曾在地那样地存在,此在才能以回来的方式从将来来到自身。”<sup>[4]</sup> (第371页)无论麦克白谋杀国王还是派人刺杀班珂,都不是如他所源始的“曾在”那样来谋划,所以,不仅是“曾在”在他杀人后成为了他的重负,因为,麦克白源始的曾在是合乎他自己期许的,与将来的谋杀行为完全相敌;而且女巫预言的班珂是国王的祖先这一“将来”也成为他的重负,因为,他不容许用自己的血为班珂的子孙铺平道路。

由此,从表面上看,是麦克白个体的自由选择了罪,但实际上却是三女巫所预言的“将来”牵扯着麦克白进入了罪之中。或者说是罪不由分说地落在了麦克白头上。只要三女巫预言的“将来”不是基于麦克白源始的“曾在”基础上,麦克白的悲剧就是必然的。

而麦克白的杀人难道不是个体的自觉自由地选择吗?凭什么说是罪落在了他头上,而非他主动地犯罪?此一问题的解答关涉人之生存的负罪现象。负罪就是人的身位的生存论品质,“它是通过个体的恶行持续地聚积在位格自身(即行动中心)的‘恶’质”。故在舍勒看来,负罪是一种质,而非“感觉”,罪过不依人是否感觉自己有罪而始终存在<sup>[5]</sup> (第697页)。麦克白身上体现出的罪过,依上述的分析,在于以“当前”试探上帝所不应许的“将来”,杀人只是这种试探的具体化而已。有学者指出,莎士比亚的悲剧经

过了一个以善制恶到以恶制恶的过程<sup>[6]</sup>(第 123-130 页)。在笔者看来,以善制恶或以恶制恶就是一种试探,是以善的手段或是以恶的手段试探解决消除恶的方法。而莎士比亚的探讨是着眼于人类命运的将来的,所以他的悲剧的实质就是对人类将来命运的试探。三女巫虽然以非人间化的形象出现,但无非也是麦克白对于将来的一种虚妄的期望而已。

对麦克白杀人的道德谴责揭示不了麦克白悲剧的本质。麦克白的悲剧具有着“无辜负罪”的明显特征。在他的悲剧中,将来突入当前,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无论何者落到麦克白身上,麦克白都是无辜的,虽然他的负罪的原因还是起于他的自由选择。负罪并非麦克白感觉到的恶行,麦克白无非是莎士比亚笔下“制恶”探索的无辜羔羊。罪并不在麦克白个人,而在于“将来突入当前”是每一个体的生存之本性,以当前试探将来是人类集体的狂妄症。耶稣在受魔鬼诱惑时就已经告诫:“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莎士比亚的悲剧都表明,人类并没有接受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神圣者所带来的福音,而恰恰都如麦克白一样以自身的有限性试探将来之命运,结果都如麦克白落入自身所结的罗网。

### 三

舍勒认为悲剧性现象是只发生在一个价值秩序与个体行动的关联中的,“如果悲剧性现象出现,那么一种价值无论如何必然毁灭”<sup>[3]</sup>(第 255 页)。《麦克白》中,毁灭的价值应该是高于麦克白个体之上的,因为,在现实性上,麦克白是谋杀者,而且至死不悔,无论他的内心的善恶冲突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他本人都不会给人以悲剧性的印象。悲剧不在于麦克白内心的冲突,而在于某种高于麦克白本身的价值遭到了毁灭。这才是《麦克白》一剧所要凸显的价值。

麦克白的恐惧在剧中突出的有两处,一处是三女巫在预言他将成为国王后,麦克白便“想得出神了”。“我的头脑里只一现谋杀的妄想,就使我脆弱的全身饱受了震撼,全部功能都在猜度中丧失了:只见虚幻不见真。”<sup>[7]</sup>(第 520 页)而麦克白恐惧什么呢?他说:“第一,我既是他亲戚又是他臣子,两层关系都不容造孽;第二,作为主人,我为他应严防凶手,怎么能自己动刀?这一位顿肯施政又那么温和,对国家大事治理得那么清明,他的德行会象众天使响彻云霄来谴责居然把他谋杀的深重罪衍。”因此,麦克白恐惧的实际上是对自己和顿肯国王既有的和谐关系的破坏。这种关系在麦克白夫人眼中有如母亲与婴儿的关系,她怂恿麦克白说:“我奶过孩子,也知道怎样爱怜吸吮我乳汁的婴儿。就在他朝我的脸上微笑的时际,我会从柔软的嫩嘴里拔出奶头,砸碎他脑袋,如果我象你一样发过誓。”

麦克白夫人历来被视为恶的典型,其实她提出的无非是:打破爱的关系是试探将来的必然前提。麦克白要实现女巫的预言,就必然要以爱的关系的破碎为代价。海伦·加德纳说:“在爱的交流中把人与人联结在一起的感情纽带被扯断或被毒化将必然导致毁灭,这就是在莎士比亚悲剧中占有特殊的核心地位的东西。”<sup>[8]</sup>(第 78 页)《麦克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恰恰就是加德纳所说的那一核心观念。

麦克白恐惧的第二处发生在班珂被刺杀后,麦克白眼前出现幻象,在宫中大厅看到班珂鬼魂就座自己的座位。麦克白在迷乱中说到:“古时候,还没有法令保障文明,人类互相残杀是家常便饭;就是以后吧,骇人听闻的谋杀也随时都会发生。往常的情况照例是脑浆直流,一命呜呼,人就完了。”

如果说在谋杀顿肯时,麦克白还有所隐饰的话,麦克白这时是以古时候的“非文明”为自己的谋杀进行辩护,他想达到的目的无非是想否定人与人之间所应有的爱的关系,将杀人视为人类普遍性类行为,如此,他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随时残杀他人了。麦克白这一说法很类似于中国古代为政治变革而提出正当理由的作法。中国古代的许多君主都以篡位或革命的方式得到政权,但是他们都视篡位或革命为合法。刘小枫在《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就谈到,儒家以自然的和道义的两方式为政治变革提供了正当性的理由。自然的解释是商汤代夏、武王代殷有如自然四时的天命运转;道义的解释是,根据某一道义理由(仁义、德性、人民之愿或现代的自由、平等理念)应该推出政权的转移或政制的革新<sup>[9]</sup>(第 502-503 页)。所以,中国历代的革命者都非常讲究革命之前预先寻找一个合乎自然或道义的理由(如“苍天已



死,黄天当立”之类),在革命成功后,他们能“顺乎天应乎人”地统治下去。

但麦克白以历史上的恶为自己的恶的辩护是不成功的,西方没有中国式的传统,有的是上帝树立的“爱”的诫律。麦克白妄图以互相残杀来代替爱的诫律,反映出的是对爱的诫律的恐惧,其杀人是对这一诫律的践踏。从人性角度上,我们是可以说麦克白身上还有着善的因子,但麦克白悲剧的深刻性就在于,纯粹的人之本性中的善在上帝眼中根本是无价值的,只有在上帝的“爱”(挚爱)中,人才会具有无惧心态,才会经得住任何的试探。爱没有离弃人类,相反是人类忘记了实践爱的诫律。莎士比亚晚年极力地将仁爱与宽恕这些上帝所应许的价值在传奇剧中直接实现,悲剧性也就自然被消解了。

#### 四

如果说麦克白的恐惧是“在实际危害之前对威胁或危害生命状况的一种预感”,其“懊悔则必然面对过去”<sup>[5]</sup>(第694页)。舍勒认为,“懊悔首先意味着对个体生命的一段过去反躬自省,由此赋予这段过去一个新的意义环节和一种新的价值环节”<sup>[5]</sup>(第628页)。舍勒还认为懊悔可以斩除罪过继续肆虐的要害,促成一种新的生命。在《麦克白》中,我们看到,麦克白对自己的杀人始终有着清醒的罪感与懊悔感。但是,懊悔为什么没有促成麦克白新生命的开端呢?

懊悔依舍勒的区分,有“行为懊悔”与“存在懊悔”之别。行为懊悔指对某一特定行为的懊悔(啊哈!我竟然干了这事!),存在懊悔是指针对身位的欠罪的懊悔(竟然是我干出这种事)<sup>[10]</sup>(第200-201页)。麦克白的懊悔在悲剧中属于行为懊悔,他并没有趋向存在懊悔。他在谋杀顿肯国王之后长叹:“我怎么了,什么声音都叫我心惊?这双是什么手?嘿,要给我挖眼睛哪!全世界大洋能从我这只手上洗得干净血迹吗?不,我这一只手倒会给浩瀚无边的海水染色啊,使碧波变成通红。”这种懊悔并没有察觉到他的罪的根源,他只是针对自己的某个具体的行为,这种对既成事实的痛苦并不能演变为彻底的“心灵悔恨”,在舍勒看来,这就无法具有重生的功能。麦克白懊悔的是自己干下了那事,而不是竟然是他干下了那事。在他的懊悔中,他想做的是改变谋杀的自然真实的成份,而非改变谋杀的意义要素和价值要素(这于他也完全不可能)。如此,明天就已然不为他所期盼:“明天,又一个明天,又一个明天,一天天搬着这种琐碎的脚步直到有记录时间末一个音节,我们的昨天全部给傻子们照明了入土的道路。熄了吧,熄了吧,短蜡烛!……”

麦克白的懊悔程度是非常强烈的,这可以说是在他内心中存在的冲突。学界诸多观点即是把麦克白内心的这种冲突视为其悲剧性的表现。但是,作为恶的具体实施者,他们个体本身的死亡结果是无法用悲剧来概括的。悔而不改的个体生命本身的毁灭是无价值的,有价值的是这一个个体的毁灭所凸显出的更高的价值。而麦克白的懊悔而不能重生得赎凸显了什么样的价值呢?

麦克白的懊悔内容反映出这样一种伦理精神:按照人的行为的道德属性决定此人是否获救,决定此人是否有享有明天的权利。麦克白是以自己的杀人的不合乎道德来断定自己“明天”没有一点儿意义。这与保罗“因信得救”的信条正相抵牾。保罗认为:“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的手下了。”(《加拉太书》3:24-25)“律法”是人所应遵守的,而“因信得救”既完全了律法又高于律法。麦克白的谋杀在摩西十诫中的“不可杀人”的诫条面前就属不义,这在底线上不合于律法,无论世俗道德还是宗教教义都不容许,但“因信称义”的信条本来是可以使人在懊悔中赋予过去以新的意义,从而重新拾得整全的价值秩序与关系的。舍勒说,“在个体生命终结之前,一切过去——至少就其意义要素而言——始终只是一个疑问:自然还应当以此有何作为”<sup>[5]</sup>(第680页)。麦克白谋杀行为包含的从属于自然事件的东西是不可更改的,但交织于其中的意义要素和效应要素是未完成的,麦克白无法也不可能看到这一点。他最终不能得赎,在于没有看到那扇窄门对于“信”的人永远是敞开的。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剧作家要展示的是新旧时期交替的价值信念的冲突。因信称义与传统的因律法得救的冲突在莎士比亚时期是不以人的自由意志为转

移的。从历史角度说,麦克白是这一冲突的牺牲品。从价值现象学角度说,行为懊悔趋向存在懊悔所潜在的价值被麦克白所忽视。在麦克白身上,因信称义同爱的诫律一样遭到了毁灭。爱、因信称义、懊悔的价值高于麦克白个体本身,但在他身上却被压成了齏粉。麦克白暂时得到了王位,却永远失去了生命。莎士比亚的如椽之笔所揭示的不正是耶稣对人类的告诫: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 [参 考 文 献]

- [1] [英] W·哈兹里特. 麦克白[A]. 汪培基,等译. 英国作家论文学[C]. 北京:三联书店,1985.
- [2] 刘光耀. 超验主义美学引论[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 [3] [德] 舍勒. 论悲剧性现象[A]. 舍勒选集:上[M]. 上海:三联书店,1999.
- [4] [德]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三联书店,1999.
- [5] [德] 舍勒. 懊悔与重生[A]. 舍勒选集:上[M]. 上海:三联书店,1999.
- [6] 杨慧林. 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 [7] [英]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悲剧四种[M]. 卞之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 [8] [美] 海伦·加德纳. 宗教与文学[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 [9] 刘小枫.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A]. 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C].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 [10] 刘小枫. 舍勒论在体、身体、负罪之在和信仰之在[A]. 个体信仰与文化理论[C].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 何良昊)

## Elaboration on Macbeth's Tragic Nature

MO Yun-ping<sup>1</sup>, LI Jing-shan<sup>2</sup>

(1. Chinese Depart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zhou 310028, Zhejiang, China;

2. Changsha Aeronautica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hangsha 410124, Hunan, China)

**Biographies:** MO Yun-ping (1971-),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Doctoral candidate, Chinese Depart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majoring in literary theory; LI Jing-shan (1967-), male, Lecturer, Economy and Trade Department, Changsha Aeronautica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majoring in market economics.

**Abstract:** We should take the means of Scheler's phenomenology of values in studying Macbeth's tragic so as not to impute Macbeth's tragic to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or Macbeth's freewill choice. The inevitability of Macbeth's tragic lies in his sounding on future with present. His present and future don't come from his original past. The values that are destroyed in Macbeth's tragedy are Agape that is promised by God, the belief that should be nourished by human being and the sorrow that has a potential function to make human being be rescued.

**Key words:** Macbeth; tragic nature; inevitability; values